

明暗交错的哲理小诗：冰心《春水》再读

佐藤，普美子
驹泽大学

<https://hdl.handle.net/2324/1913937>

出版情報：「『春水』手稿と日中の文学交流：周作人、冰心、濱一衛」国際シンポジウム論文集，2，pp.123-127，2018-02-06. 九州大学QR プログラム「人社系アジア研究活性化重点支援」「新資料発見に伴う東アジア文化研究の多角的展開、および国際研究拠点の構築」

バージョン：

権利関係：

明暗交错的哲理小诗

——冰心《春水》再读

驹泽大学 佐藤普美子

谢冰心的诗集《春水》（1923年5月）由182首小诗构成，它开启了1920年代哲理小诗的先河。其中礼赞母爱、童心和自然的所谓“爱的哲学”，非常鲜明的体现在以下诗篇当中。

造物者——

倘若在永久的生命中
只容有一次极乐的应许，
我要至诚地求着：
我在母亲的怀里，
母亲在小舟里，
小舟在月明的大海里。

《春水》一〇五

尽管这类诗篇体现了整个《春水》的重要特征，但同时整部诗集并非仅仅由这类希求温馨调和境地的作品构成。纵览全诗，“弱者”、“无力”、“渺小”、“微小”、“稚弱”、“弱小”、“怯弱”这些表现脆弱软弱无力的语词引人注目。冰心关注那些平凡的、不为人知但却顽强生存的存在物，如“小草”、“墙角的花”、“平凡的池水”等自然物，以及婴儿和弱者，并透过他（它）们那源于脆弱的敏感谦虚尊严而发现美。这或许也可以称之为脆弱（vulnerability）之美的发现。

不仅如此，作品中每每出现的婴儿的形象，不单单是那种没有防护能力，或者纯洁无暇天真烂漫的存在。尽管他（她）是人的最为脆弱的形态，但却呈现出最为敏感的人之原初形态，而这种形态中又蕴含着寻常看不见的神秘力量，令人产生某种敬畏。

婴儿，
在他颤动的啼声中
有无限神秘的言语，
从最初的灵魂里带来
要告诉世界。

《春水》六四

《春水》便是这样一组小诗：它以弱小而敏感的存在为意识线索，展开冰心式的“爱的哲学”，而作品那自然的表达，充分运用和发挥了口语的弹力，为早期新诗做出了积极贡献。但另一方面，也有个别作品略嫌平板枯燥，作为哲理诗，缺少宗白华的深远，作为抒情诗又嫌说理性太强，有时甚至如格言诗一般不免说教的味道。

然而借此次《春水》手稿本发现之机，重读《春水》文本，居然有不同以往的阅读感受。尤觉意外的是，在诗集最后的二十余首中，表现焦躁感和切实感的诗篇其实更多。并且它们含有一种批评精神。这些诗篇与前面那些安稳并时时表现稚朴哲理的诗篇不同，暗示着于不安之中深化的哲理。

未生的婴儿，
从生命的球外
攀着“生”的窗户看时，
已隐隐地望见了
对面的“死”的洞穴。

《春水》一六九

为着断送百万生灵
不绝的炮声，
严静的夜里，
凄然的将捉在手里的灯蛾
放到窗外去了。

《春水》一七〇

诗人的视线凝视着诞生前的婴儿以及扑火烧身的灯蛾，你可以感受到诗人洞察生死相关的冷彻、她对恰因生之有限而迎接生者的深爱、以及对无理夺人命者的被抑制了的悲愤。下面的两首也同样，在感谢自然——造化的神的同时，透露出不安和焦虑，比起那些歌咏自然哲理、充满牧歌情调的作品来，明显的更加明暗交错。

我怀疑的撒下种子去，
便闭了窗户默想着。
我又怀疑的开了窗，

岂止萌芽？
这青青之痕
还滋蔓到他人的园地里

上帝呵！
感谢你“自然”的风雨！

《春水》一七五

战场上的小花呵！
赞美你最深的爱！
冒险的长在枪林弹雨中，
慰藉了新骨。

《春水》一七六

见于上述作品中的某种真切和批评精神，赋予《春水》的世界以独特韵味。然而，或许是以往一直被冰心文学的关键词所牵引的缘故，不觉之中察觉到自己其实还是有所忽略。这种微妙的语感也往往容易被人们忽略过去。

正如人们所知，1920年代初期的新诗坛兴起和流行小诗热，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周作人对日本短诗型文学的积极翻译和介绍。虽说《春水》与《繁星》一样受到泰戈尔的影响，但它也还存在另外一面，即因恩师周作人对日本俳句短歌的赞赏喜爱而使冰心也产生共鸣。

周作人的评论《论小诗》《丑的字句》（均为1922年6月）显示了对新的文学表现的关心和摸索。尤其是《论小诗》，在谈到诗歌的“真实简练”时，以日本的短诗型文学为例进行介绍，并提及冰心《繁星》中的几首诗。这篇评论并非为了新诗而鼓吹外国（主要是日本）的短诗型，而是反复说明“真实的感情”“真实的生活”的重要性。他解释地说“所谓真实并不单是非虚伪，还须有切迫的情思才行”，并进一步指出，“小诗的第一条件是须表现实感”，小诗在“简洁含蓄”这一点上，比较容易与“真实的感情”“真实的生活”以及“切实的思想”相结合。¹在《丑的字句》一文，周作人全面引用石川啄木的诗论《歌的种种》（1910年12月）²，以“敏锐的实感”来对应“狭隘的既成观念”，并指出前者的重要性。³

周作人的所谓“实感”，并非一种夸张的姿态，也不是装腔作势的用语模仿，而是一种朴

¹ 《论小诗》、《周作人散文全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4月）第2卷，557—559页。

² 连续刊载在《东京朝日新闻》明治43年（1910）12月10、12、13、18、20日上。收入《石川啄木全集》第4卷（筑摩书房，1980年3月）。

³ 《丑的字句》，《周作人散文全集》第2卷，684页。

素而具有真切感的焦虑的情念，是一种有时甚至可以唤起身体感觉的切身的情念。对长于表现“实感”的日本诗歌，特别是对石川啄木和与谢野晶子的喜爱及亲近感，便是来源于周作人对这些文学所洋溢的崭新而生动的“实感”所生发的深刻共鸣。在《日本的诗歌》（1921年5月）一文中，周作人屡屡使用侧重实感表现的语词。⁴特别是引用与谢野晶子所说的“实感”的五个条件——真实、独特、清新、优雅和美，实在是意味深长。

冰心的《春水》大半是哲理诗，其中有的诗篇不免给人理强而情弱的印象。但也有上述四首那样充满生动实感的诗篇，更有一些抒情性诗篇，通过日常生活的片段场面，通过对细微事物的观察，让读者感受岁月的推移和自然界的生死定数，并为之心灵震颤。

嫩绿的叶儿
也似诗情么？
颜色一番一番的浓了。

《春水》三五

人在廊上，
书在膝上，
拂面的微风里
知道春来了。

《春水》四七

鱼儿上来了，
水面上一个小虫儿飘浮着——
在这小小的生死关头。
我微弱的心
忽然颤动了！

《春水》一〇四

总之，在恬淡的诗句语言中，可以窥见诗人的纤细所捕捉到的实感。在冰心的哲理小诗中，时时可见周作人所追求的实感的表现，这使得《春水》在整体上成为富有变化和意蕴的哲理小诗。

谢冰心曾谦虚地称自己的小诗不过是“零碎的思想”，但我们可以说，这些抒情哲理小诗

⁴ 《日本的诗歌》，《周作人散文全集》第2卷，320页、328页。

汇集了人生岁月涌泻出来的刹那的感兴，隽永而意味深长，为摸索以自然的语言表现真切实际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新诗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方法。

脚踏在黑暗幽远的道上，倾听着自己的足音，一个内省的诗人的低语——，那是在黑暗中一直追求圣洁的冰心的悄声低语，穿越近百年的时空，来到我们的耳畔。

当我自己在黑暗幽远的道上
当心的慢慢走着，
我只倾听着自己的足音。

《春水》六八